

# 走讀經典— 卡繆《瘟疫》

撰文 黃勝旭



劉姿佑 攝

2020年12月，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主題書展以「瘟疫文學」為主題，由「卡繆」（Albert Camus）的作品《鼠疫》（亦翻作《瘟疫》；英：「The Plague」；法：「La Peste」）為基礎出發，呈現過去時代人們面對疫情的態度、反抗、人性與生命尊嚴。歷史上鼠疫有三次大流行，第一次大流行發生於6世紀，起源於埃及的西奈半島；第二次發生於14世紀，起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即為致使歐洲人口少了一半的黑死病；第三次發生於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於廣東爆發，經過航海交通，最終散布到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卡繆1947年的作品《鼠疫》，以1940年代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境內一座小城奧蘭（Oran）為背景，寫下圍城之下的人民在鼠疫這種傳染病背景之下的種種表現。在現今飽受新冠肺炎COVID-19折騰的當代，重讀卡繆的《鼠疫》，無疑能夠帶給我們更多的省思，甚至有助於我們找到因應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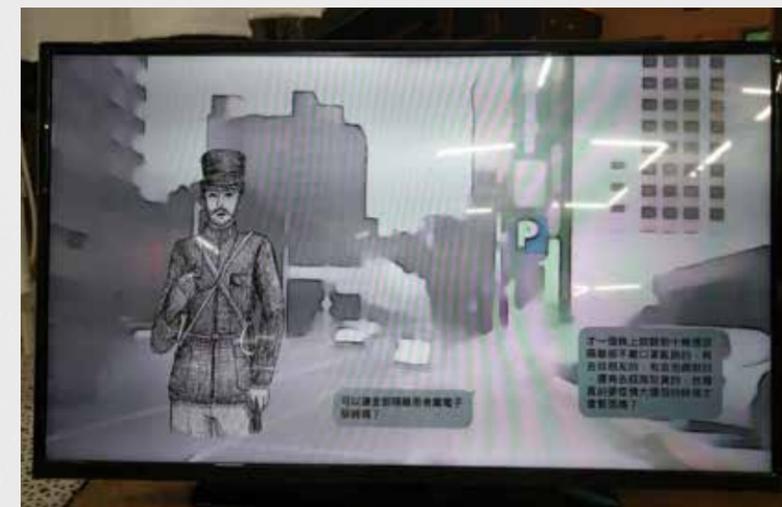
展場以「封城」的圍因為主要概念，由古拉丁字母轉化而成的四區域展現卡繆的小說中無辜的人們在疫情肆虐的奧蘭城，隨著時間所經歷心理狀態：「驚惶、猜疑、掩蓋」；「順從、接受、執行措施、責備、抱怨、荒唐面對」；「習慣、冷漠、麻木、疲乏、自我批判、質疑」；以及「等待、理智、回憶、珍惜、反思、補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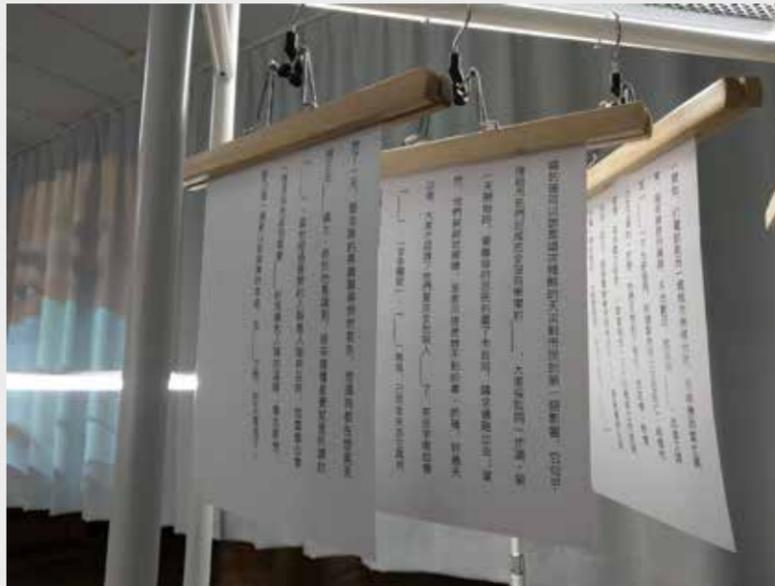
進入展場，彷彿走進卡繆的小說中無從所知的奧蘭城，四周以白色布幕圍起，好似醫院的病房，而自己是被隔離者，成為被世界放逐的一座孤島。



白幕上投影著戴著口罩並不時眨眼的人臉，形成一股壓抑、沉悶的氛圍，甚至令人難以呼吸，讓人強烈感受到「疫情肆虐，死亡就伏藏在我們的生活之中」的無形壓力，一切疫情是如此靠近，如此真實。而展示櫃中陳列的許多醫療器材，諸如醫用手套、針頭、藥罐、手術服，亦更加強疫情帶來的生命威脅的膽戰感受。



展場有別於傳統平面的展覽方式，本次展覽以布幕及投影營造出展示空間，並利用動畫、音響等影音媒介，更帶給觀者視覺及聽覺上的感染效果。展場不僅僅重現1940年代為疫情所困的奧蘭城，亦對2020當今的疫情有所回應。「沒有發燒症狀只是乾咳也可能患病，且具傳染性，應該要加強宣導戴口罩，或是其他有效防疫方式。」「才一個晚上就聽到時幾個該隔離卻不戴口罩亂跑的，有去找朋友的，有去泡網咖的，還有去超商取貨的，臺灣真的要疫情大爆發的時候才會緊張嗎？」「可以將全部隔離患者戴電子腳鐐嗎？」。



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展示方式是：以曬衣架晾著卡繆的小說。策展者擷取《鼠疫》某些文本片段，以晾衣服的形式將印出的文本分別夾在各個木製曬衣架上，並將文中的一些文字挖去，讓觀者自行填空，於此觀者將不完全侷限於小說情節中，也能夠將自己對於現今疫情的感受置入於文本，文本不再只屬於彼時，也能屬於現時。



曬衣架上文本的背面是一個個散落的中文詞彙，這些詞彙是人們面對疫情的心理狀態或生活狀態，如：驚恐、煎熬、發燒、傳染、權力……，一百年前面對疫情的恐慌、人性的荒謬，一百年後亦是如此。看著這些文本隨風晃動，過去的故事彷彿也吹進現今的疫情之中，災難始終再再反覆發生，人性的考驗、面對疫情的考驗亦是。



展場一部分也展示著這陣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記者會的文稿、關於新冠肺炎的科學研究、「入境檢疫系統」健康申報聲明書等等有關當今疫情的資料，與《鼠疫》小說文本的相關展示相呼應。



歷史不停重演，我們以過去為鑑。《鼠疫》在書末寫道：「聽到城裡傳來歡呼聲，李厄心裡想著，這樣的歡樂總是會受到威脅的。因為這些興高采烈的人群看不見某事，但相關的書籍已經告知我們：鼠疫的桿菌決不會就此絕滅或消逝。它能潛伏在家具或衣櫥好幾十年，在房間、地窖、旅行箱、手帕及廢紙堆裡耐心等待。也許有那麼一天，鼠疫會喚醒鼠群。讓它們葬身在某個幸福的城市，使人類再罹厄運，再度汲取教訓。」